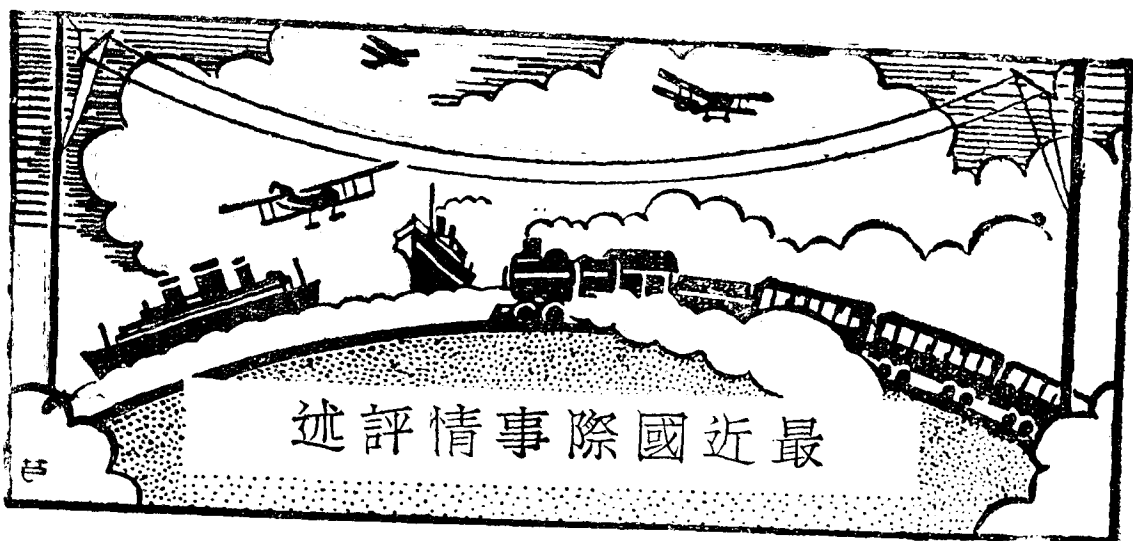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一 英帝國會議開會

英帝國會議，循著四年一度的常例，於十月一日開會於倫敦。會議的主旨，不消說是所以謀英本國與其五自治領地間的聯絡，謀共同的團結。第一次會議在距今四十三年前，維多利亞女皇五十歲壽辰的時候，以後，如一八九四年、一八九七年、一九〇二年，都有集會，但正式的採用『英帝國會議』(Imperial Conference)這名詞，則在一九〇七年之後。一九一一年，亦有集會。自經大戰昔日會議的目的，完全在使本國與自治領地的關係，更為親密者，却漸漸表現相反的傾向。如一九一七年、一九二一年及一九二六年的會議，即有自治領地要求與英本國同等的主張出現。至一九二六年的會議，遂不得不決定自治領地與英本國有同等的地位，廢除以前的從屬關係，各部分都同等的屬於英皇，為 British Commonwealth of Nations 之一員。自此以後，英帝國的國家組織，可說有了本質上的轉變。所謂自治領地者，其實與獨立國已相去不遠。各自治領地可以為國際聯盟的一員，如最近選舉非常任理事國，愛爾蘭可以當選（而我中國則反落選）；又如加拿大，可以無需本國的參加，自與美國直接訂疆界條約及禁止秘密輸入的條約，並可與美國、法國、日本相互交換公使，其代表之在倫敦且得受大使的待遇。

這樣，各自治領地可說已與獨立國家無異，但是實際上仍有不少法律的制限，不能說是絕對的自由。如現自治領地所制定的法律，有許多在

與本國法相衝突的時候，須宣告無效。而前次會議雖決定組成英帝國的各自治領地誓對英皇保其忠誠，共同結合，彼此平等，無論對內對外，不分上下；但我們須知這不過為的收攬自治領地的人心，於是有這掉弄文墨的遊戲，故在後面，接著是『平等的原則不及於一般的機能』這樣的但書。即會議雖然承認『地位的平等』(equality in status)，却同時附著『機能的不平等』(inequality in function)，仍舊主張英本國政治機能的優越。因此，各自治領地，多對此表示不滿。如南非首相赫查格(Hertzog)曾於出發以前，宣言自治領地有自由脫離帝國的權利。這雖非指真正的脫離，其用意無非是欲確立此種權利。但若這樣，可以不經母國的同意，則實含有一種自由行動的危險。所以這個問題，在會議中是非常值得注意，因為我們可以由此觀察英帝國命運的歸趨。這便是這次會議令人重視之點。

第二，這次英帝國會議之值得重視的，還有經濟方面，即英本國與自治領地的經濟的結合問題。我們知道英國自近年以來，是一天天的趨於衰落，貿易不振，失業人數已過二百萬。當此之時，一方有新興的美國資本主義的壓迫，他方有社會主義的蘇聯的威脅；還有在歐洲方面，則歐洲聯邦的呼聲甚囂塵上，這個大陸國家的結合，亦是英國

的打擊。如俄如美，他們都是廣土衆民，他們以獨占的保護關稅，著著的向外進取。因為迫於自保的必要，法國既有歐洲聯邦的提倡。英國領地遍於世界，但是雖然到處照著太陽，沒有日落，却到底過於渙散，致反為他人的經濟勢力所蠶食，因此，無論從自保的見地或從與人對抗的見地，都有謀一致團結的必要。在倫敦海軍會議放棄其三百年的海上霸權之後，這實是其最後的防禦戰了。

說到這最後防禦戰的戰略，那便是近來所喧傳的英帝國內自由貿易主義。即團結英本國與自治領地為一強固的經濟的聯合，內部自由貿易之意。主唱者是保守黨內別樹一幟的皮佛勃洛克(Lord Beaverbrook)，他說：

帝國十字軍（即自由貿易運動）的政策，是所以打破帝國內部現有為彼此障害的關稅城壁，換言之，即此政策是所以打破帝國內部的障害，而對外國提高其城壁。

故他以為這是國民的政策，這與傳統意義上的自由貿易論及保護貿易論完全不同。這是『主張英本國與英領殖民地間及英自治領地與英領殖民地間，應彼此行無制限的自由貿易；至自治領地與英本國間，則當在極可能的範圍以內以謀實行。』

皮氏是英國新聞事業的最大所有者，故以他的宣傳，加

上銀行家的贊助，遂儼然成爲一大勢力。他更進一步組織帝國統一黨以爲號召。而事之值得我們注意的，即最近勞動組合方面，亦對之有相當的共鳴，如九月二日大會的決議謂：『國際的經濟結合，既由現狀爲不可能，故必結合爲數團體（Group），蓋由時勢使然。英國當此之時，應乘帝國會議開會之時，把帝國成爲一團體，使其內部有密接的經濟關係，以求通商貿易的發展。』這樣，謀英帝國內部有經濟的團結的運動，可說是舉國一致（雖然各黨派間有程度之差），舊自由貿易的主張，是已根本的發生動搖了。

但是欲求英帝國經濟的團結的成立，到底須視各自治領地的態度以決定。例如英國雖然不惜高價的食品，對外國的小麥肉類課取重稅，而對加拿大澳洲則免稅，但是加拿大等自治領地對於英國的工業品，能否也如這樣呢？倘其如此，加拿大等地脆弱的工業，能保不受英國強大的工業的壓迫麼？雖然新西蘭首相福勃士（Forbes）曾言，他沒有什麼不平，也沒有什麼要求，期望於帝國會議。這因爲新西蘭沒有工業，只求英國能買其羊毛牛油就是了。但如加拿大，由其新首相培那德（Bennett）的言辭與行動，則實使皮佛勃洛克大失所望。自七月末，他所領導的保守黨選

舉的勝利，於是自由黨所主張對英國貨品與以特惠關稅的但寧關稅（Dunning Tariff）遂遭廢棄，而爲保護其自己的產業與農業，主張不論美國或英國都一體同視，施行保護關稅。他如澳洲首相斯克林（Scullin）、南非首相赫查格，都同樣以自己爲重。所以說起來，要求帝國內自由貿易主義的實現，到底亦甚困難。這次帝國會議，其所討論的，固不是直接的自由貿易，只是怎樣以謀經濟的接近；然而即是這樣，因其意義是表示著英帝國發展的前途，對於世界仍有很大的影響，所以我們到底是不能等閒看過的。

二 南美各邦的動亂

自六月末來，南美各邦，不絕發生動亂，最初是玻利維亞的革命，其次是祕魯，又其次是南美第一富國阿根廷，三國都驅逐總統，推翻政府而有成功。尤其如阿根廷那樣，其被逐的總統，是國內有力的政治家，曾經二次任過總統的人物。革命的原因是什麼呢？則如最近發生的巴西革命，總說一句，都是由於經濟狀況的衰落。在這世界恐慌的時候，無論何國，都是漲著不安的空氣，先進資本主義國家，則爲失業問題，生產過剩問題所苦惱，後進國家，則以經濟的不安，而資本主義的組織既不健全，加上外國

的操縱挑撥，於是遂立即反映為政治的動亂。

如玻利維亞的銅，祕魯的糖、羊毛、煤油、阿根廷的小麥與家畜，巴西的咖啡，都是有名世界的產品，但是近來以世界的經濟恐慌，莫不價格大落，特此等商品的海外輸出以為收入的，自然要受到其大影響，於是以國民的怨望，野心家即利用之以奪取政權。這種情形若在先進資本主義各國，那便是政黨在議會中的爭鬥，如最近德國的解散議會，舉行總選舉；但是在後進各國，因為議會不能反映這種不平的意見，於是遂只有訴之于武力了。先進國家的爭鬥在議會，彼此唇槍舌劍，恣其辯論，至多是偶然握拳抵几，飛擲幾個墨壺；後進國家則政見不合，便與師動衆，以疆場的勝負，決定政見的是否。這是二者的不同所在。

或者以為二者不同的由來，是因為議會組織的不健全，與一般國民的缺乏政治訓練；所以政治不是民衆意思的反映，而操縱於野心家之手。但我覺得根本的原因，即使議會組織所以不能健全，而國民缺乏政治訓練者，完全是由於經濟的發達落後。在封建的經濟狀況中，政治是統治階級的事，政權的更迭，一般人民等是被搾取者，自無所容心於甲勝乙負。所謂革命，亦不過是利用民衆的不安，藉著弔民伐罪的口號，以自遂其野心之私而已。當此之時，

民衆之所希望，但求新者能勝於舊，不致以暴易暴，每下愈況。若其不然，則此起彼伏，亂必無有已時。故欲弭亂，第一須先消除民衆的不安，使野心家無可利用。這一點，或者也是我們可以借鑑的地方罷。

三 蘇俄拋賣小麥

蘇俄在政治上的煽動，是我們所知道的事，大家都覺得這個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存在，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威脅，所以厲行經濟封鎖，像美國這樣，直到最近，沒有承認蘇俄。但是那知道這社會主義的國家，近年以新經濟政策及五年計劃的實施，竟乘資本主義各國在世界恐慌的危機，進而擾亂世界市場。危險的蘇俄！可畏的蘇俄！

蘇俄的侵入世界市場，使美國資本家感到威脅最甚的一件事，便是最近在支家谷及其他中央諸州的市場拋賣大批的小麥，這使美國人民的經濟生活，尤其正當收穫期的農民生活，是一個巨大威脅。現在已成爲美國一大問題了。農業部長哈特 (Hart) 因此，命令支家谷商務局禁止俄國的拋賣，並於九月二十一日之夜，特赴支家谷躬自調查一切。由哈特的意見：『俄國在最近四日間曾拋賣了七百五十萬包 (bushel) 的小麥，結果致小麥價格從九十九分又一』

，跌爲九十四分又1/8。總計直至今日，已拋賣有千五百萬包之多云。」

繁榮的美國，本來是一點也不感到布爾什維克的威脅的，但是現在以恐慌時代的到來，由新的經濟的角度，開始受到俄國的挑戰了。最近俄國的無煙煤，及manganese的輸出，都是使美國市場發生震動。然而到底不及小麥的拋賣那樣使美國市場，發生混亂。從這一點，一般人漸覺得蘇俄的所以具此能力，是因其托辣斯的經濟政策，有國家的統制，不像各國那樣沒有組織。這便是說俄國那種中央集權的新經濟政策，顯然是比各國的合理化政策及美國的標準化政策，更爲高明了。由這新經濟政策，不論直的或橫的托辣斯，都結合而集中於國家，由國家的操縱以事經濟活動，故能運用應付自如，無虞經濟的恐慌。

俄國因爲實行這種新經濟政策，曾竭力吸收美國的技術人才。現在美國有四十多家公司，技術的幫助俄國產業的改造；有五百餘的俄國專家在美國考察，也有同數的美國專家在俄國工作。如今春完工的土西鐵道，便是由於美國無政府主義者夏托夫的努力。這樣，以俄國的美國化而開始五年計畫的程序，美國勢必至漸漸的喪失其資本家產業家所注目的巨大原料市場，爲美國經濟繁榮的威脅。不但

如此，以俄國之成爲產業國家而出現於世界市場，到那時，資本主義怕要根本的發生震撼，最近小麥的拋賣，到底只是小小的顯現而已。

四 聯盟裁軍會議與列國關係

國際聯盟裁軍會議之準備委員會的最後會議，已決定於十一月六日，開會於日內瓦。說起來這個準備委員會，自一九二六年五月第一次開會，五年之間，已開過六次；今年的會爲第七次，算是最後。這樣，準備工作乃告完了，明年決定召集正式的裁軍會議，是由準備而趨實行了。

但是，真能實行麼？則我們試一回顧多年來的準備會議，便可知這不過是一種掩耳盜鈴自欺欺人的把戲。第一次及第二次會議所討論的只是軍備的原則問題。一九二七年三月所開之第三次會議，則以日內瓦三國會議的刺激，英法都提出裁軍條約的草案，各國主張，相差過遠，遂毫無結果而散會。第四次會議，開始參加的蘇俄提出立即全廢軍備案，頗爲世人所注目，然亦無有結果。第五次會議，蘇俄再提出比前次稍緩和的軍備漸減案，但爲各國所反對，沒有成立，於是進而討論前述的條約草案，然未及二讀會，便告閉會。一九二九年四月，第六次委員會開會，由

前年非戰條約的締結，各國間空氣，一時和緩，於是又開始裁軍條約草約的討議，除重大部分由各國保留外，算二讀會有了終結。在這次會議中，蘇俄曾有提案，主以現有兵力（海陸兩軍）為標準，山比例的方法以謀裁減；德國則提議軍事情報的交換，我國代表將作實會提出廢止徵兵制度案，但俱葬於烏有之中。由此知六次會議，勉強成立一個草案，還是重要部分大多保留的。

這次委員會，其最重要的任務，便是把前六次會議所作出的草案，修改完畢，並作成提出於明年裁軍會議的原案。前述未完的草案，計分五章，其最初四章，如（一）人員、（二）器械、（三）軍事費、（四）化學戰，每章更分陸海軍兩類。例如論人員者，估定各國陸海軍所保有的人數應為若干；關於器械者，陸海軍二者，尚未訂定，只於空軍，如軍用飛機的機數及總馬力、總容積等，有最大數的限定。軍事費現亦未定。化學戰一章，則禁止毒氣毒菌的使用。至最後一章為關於條約施行機關及其他條約實施所必要的一切規定，因為較為具體，現亦未定。這樣，向來使人覺得只遷延時日的聯盟裁軍會議，漸漸成為帶有實行性的事。雖然其不能成功，我們是不難想知，但因為到底有關各國國際關係的前途，所以這次委員會，殊值得我們的注

意，而尤其是在目前的情勢中。

最近的國際情勢，以倫敦會議後法意交涉的決裂，世界的經濟恐慌與關稅戰的激化，以及德國總選舉的結果，實是甚為不安。即法意二國，在倫敦會議，二國的均勢與安全保障問題等，既不成功，其後幾經交涉，而為前提問題的北非政治懸案，又無解決之望，於是彼此之間，更深其對抗之度，二國輿論，囂囂然不可終日。加上德國選舉的結果，國家主義的法西斯黨，得到意外的勝利，於是以此刺激，致法國態度更以硬化，而現狀的打開，遂益為困難。又因世界經濟恐慌，各國為保護其自己的產業，竭力提高關稅，這使經濟的國際關係，亦趨不安。而當此之時，撤兵後的萊茵地帶，其德國人民頗寄同情於國家主義，使法西斯派的選舉得以勝利，且進一步援助其解決東方境界，改訂楊氏計畫及修正凡爾賽和約的主張，這實使法國覺得今後的安全保障有非常的重要，欲言裁軍，非以其安全先有保障不可。

故在惡化的國際關係中，一般人對於裁軍準備會議，自然不能有何等希望。惟在這裏，以日本的批准倫敦條約，寄託手續告一終結，條約就可發生效力，算給一般的人有點自慰的資料。

